

禹貢

半月刊

中華書局

顧頡剛等 主編

禹貢半月刊

11

第七卷六至十期

中華書局

出版者：北平西四牌樓小紅羅廠八號
禹貢學會。

編輯者：顧頡剛，馮家昇。

出版日期：每月一日，十六日。

發行所：北平成府街家胡同三號禹貢
學會發行部。

印刷者：北平成府街引得校印所。

禹貢

半月刊

價目：每期零售法幣貳角。豫定
半年十二期，法幣壹圓伍角，郵
費貳角伍分；全年二十四期，郵
法幣叁圓，郵費伍角。歐美各國
全年美金叁圓，郵費在內。

本期零售定價法幣柒角

歐美各國 美金柒角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emi-monthly Magazine

Vol. VII, No. 6-7, Total No. 79, June, 1st, 1937.

Address: 8 Halao Hung Lo Ch'ang, Si Sau P'ai Lou, Peiping, China

第七卷 第六七合期 (古代地理專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總數第七十九合期)

- 序言
三代民族東遷考略
中國古代民族移徙考
說虞
說夏
夏民族起于東方考
九州之戎與戎禹
魏策吳起論三苗之居辨誤
附錄
商代地理小記
周金地名小記
穆天子傳地名考
散氏盤石鼓文地理考証
春秋王都辨疑
春秋時代的縣
目夷亭辨
一戰國疆域變遷考「序例」(續)
魏長城考
古海陽考
秦三十六郡考補
附錄三十六郡考
秦縣考
海外四經海內四經與大荒四經海內經之比較
讀周官職方
一水經注析歸「引言」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中之熊耳山問題
臨淄小記
國內地理界消息
通訊一束

重書樂
馬培棠遺著
蒙文通
楊寬
楊寬
楊向奎
顧頡剛
饒宗頤
錢穆
陳夢家
孫海波
劉厚
日本小川琢治著
陳子怡
童書業
顧頡剛
童書業
鍾鳳年
張維華
饒宗頤
錢穆
錢穆
史念海
侯仁之
顧頡剛
鍾鳳年
孟森
丁穆民
葛洪
劉植新輯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壹陸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項新聞紙類

本會承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參加爲機關會員，不勝欣幸。敬揭于此，深望愛護本會者之各機關盡量予以合作之便利，則本會幸甚，學術幸甚。

本會蒙侯仁之先生捐助國幣二十元正，除敬致謝忱外，茲按照章程提出一部份爲侯先生購書存貯學會，藉留紀念。計開：

二册	程大星著	清光緒間刻	通志堂本
一册	潘如澍著	民國二十年版	
一册	胡道維著	民國二十二年	北平不立達書局版

本刊封面圖案，原定每卷內上半卷下半卷各更換一次。本卷上半卷（一期——六期）封面爲唐呂大防刻太極宮圖，自七期起擬改用興慶宮圖。惟因六七兩期爲本專號合刊，故決定仍用前圖；自七卷八期起再改用興慶宮圖。此啓。

本會最近收到各方贈書，茲誌於次，并鳴謝忱。

全劉克讓先生上	全克讓先生上	王靜齋先生上	黃典誠先生上	朱嘉先先生上	鐵道部秘書廳編印本	全源委員會生	軍事委員會生	康錫珠先生	吳玉年先生
河北平山縣地圖	偉嶺業第二集 平山縣志料集	文母代哺阿榮序	歐陽外記與臺灣 考證	宋臨安三志版本	鐵道年鑑	中國之雨量表	黃河年表	武川縣要圖	坤輿方圖（帶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李國蔭繪	焦遇詳	王齊	黃典誠	朱士嘉	鐵道部秘書廳編	竺可楨編	沈怡編	商務印書館給	商務印書館第六版
民國廿一年平山縣志料徵集處版	民國廿四年天津伊化報社版	民國二十年天津伊化報社版	民國二十五年厦門大學單印	民國二十六年浙江文瀾學報版	民國二十五年燕京學報單印	民國二十五年軍務委員會版	民國二十四年軍事委員會版	未詳	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第六版

察綏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增敏
察哈爾省農業區之自然環境	楊增基
大青山一帶之地理	李秀深
趙長城考	張維華
兩漢燕代二國考	史念海
西漢征伐匈奴之影響	高佩
蠡蠡圖考	馮家昇
明宣鎮馬市考	侯仁之
明萬全都司考略	張維華

記察綏盟旗	楊向奎
後套各渠之開濬沿革	王喆
察綏郵遞通略	樓祖詒
綏遠西公旗五當昭百靈廟視察記	李安宅等
綏行瑣記	韓儒林
懷安漢墓發掘訪問記	張維華
宣化縣文獻述畧	紀國賓
集寧設治與改縣之確實時期	許輯五
察北概觀	楊文魯

北平	北平	北平	北平	全國郵政局（均代定）
北平	北平	燕京大學	北京大學	王崇武先生
北平	輔仁大學	史學系侯仁之先生	史學系馬寅初先生	
北平	華北大學	史學系吳春曉先生	文學院趙樹理先生	
北平	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院趙樹理先生	文學院趙樹理先生	

[illegible]

序言

童書業

本刊已經出版到第七卷第六期了，這小小的刊物，居然滿過三週年。在這三年之中，從微薄的小冊子，擴充成每期十萬字左右的刊物，這總算表現了同人相當的努力；至於外界的贊助，我們自然是更應深深感謝的。最可喜的現象，是最近幾卷中連續出了不少的專號，雖然我們不敢說已經得到多少的成績，然而在這『國步艱難』的環境之下，還能繼續努力於學術的研究，畢竟是差可告慰的事情。

本年度之初，我担任了本會編輯員的任務，自認的工作便是編撰春秋地理志和本刊古代地理專號。關於前一項的工作，只因問題太多，慚愧在短期中沒法完成。關於後一項的工作，也因人事的牽纏，直到今天才得使它與讀者們見面。我個人的欠缺努力，確是應當自引為歉憾的。

本期專號的出版，有幾句話不能不在這裏略說一下：自從東北四省失陷以來，我們的國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極點，所以有血氣的人們大家都暫時放棄了純學術的研究而去從事於實際工作。至於留在學術界的人物，也漸漸轉換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轉趨到邊疆調查，就是這種潮流的明顯的表現。在這學風轉變的時期之中，本刊忽然又出了這冊近於考據性的古代地理專號，會不會使大家疑心我們又在那裏開倒車呢？

不過，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歷史乃是整個的物事，決沒有放棄一部分而永遠不同的道理。我們要明白現在中國現象的成因，無論如何不能不追溯到古代。舉個人人知道的簡單例子來說：要抵抗人家的侵略，說明滿洲和蒙古很早就已成了中國的領土，我們便不能不研究些戰國秦漢的歷史地理，才好把那時的歷史地理來作證明。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顯明到一般人都看不出來：『研究古代並不就是開倒車』！

我們這冊小小的專號，固然談不到解決什麼問題，然而一切事情的進步，都是逐漸堆積成的。現在不下播種的工夫，將來那裏會有收穫的成績？我們現在仍是不敢說解決大問題，只敢說零零碎碎一點一滴的先造基礎！

這冊專號共計收了長長短短二十幾篇的論文，現在我們把它分成六組向讀者大致介紹一下：

第一組，研究古代民族遷徙的論文，有馬培棠先生的遺著三代民族東遷考略，蒙文通先生的中國古代民族遷徙考，楊向奎先生的夏民族起於東方考，顧頡剛先生的九州之戎與戎禹四篇。馬先生本是本刊寫古代地理論文的健

將，不幸於去歲春間突然逝世，使我們失掉一位很有實力的同志，真是非常可惜的事！他的這篇三代民族東遷考略，原是他未正式發表的著作中國古代民族考的一章。他主張三代民族都起於西方，逐漸東移，就造成了華夏的文明。他的見解是一種統觀古史傳說而得來的結論，是一種華夷一源的歷史見解，他的力量足以打破舊日狹隘的種族觀念。蒙先生研究古代民族史，積十餘年的心得寫成這篇論文，他以為秦漢以前中國國內的種族遷移東西南北無定，這也足以打破舊日硬把夷蠻戎狄分配到東西南北的錯誤觀念。楊先生素常主張夏民族起於東方，他的看法恰巧和我們相反。我們以為夏民族的根據地現在固然無法確實考定，但就古代『西』『夏』二字同義互訓一點看來，則說夏民族（假定他是存在的話）起於西方似乎比較說他起於東方近理些。不過楊先生的說法也自有其堅強的理由，並不是隨意說出的。他的這篇大作至少已昭示我們夏民族的傳說的一部分與東方民族有深切的關係，這頗足替陳夢家先生夏民族的歷史即商民族的早期歷史的說法做個印証，雖然這種問題畢竟還不是現在所能解決的。顧先生是以研究禹的傳說著名的，他從前主張禹的傳說起於南方民族，最近又提出一個禹的傳說與戎族有關的新假定，雖然禹的來源到現在還不可確知，然而禹與戎族有關這個結論卻是無疑問的事實。顧先生從古九州四岳的疆域推測禹傳說的發展，聯帶把九州四岳的起源問題也相當解決了。這是一篇極重要的論文：據他的研究，九州是戎族的居住地，四岳是戎族的發源地，而禹的傳說也就盛行於這個區域；九州四岳與禹本是夏族的傳說，但同時也是戎族的傳說。所以戎本出一源，禹迹的廣被乃是戎夏民族合作的結果。這根本摧毀了舊日狹隘的夷夏觀念而給予人們一個新印象！

第二組，研究古代國族的論文，有楊寬先生的說虞和說夏以及陳夢家先生的商代地理小記。楊陳二先生都是『疑古』最徹底的人物，他們懷疑了虞夏的代號和虞夏的國族。楊先生以為『夏』就是『下』，『夏后』就是『下后』（社神），『夏國』就是『下國』。『虞』就是『崇』，『崇』是崇高的意思，也就是『上』，『虞帝』就是『上帝』，『虞國』就是『上國』。『虞』是天神的國號，『夏』是地祇的國號，然則哪裏還有虞夏的國族呢。他的結論，我們雖不能完全同意，然而他確定古代華族只有殷周二支，這和傅孟真先生的說法可相印証。陳先生與楊先生同持夏代無說。陳先生專研甲骨文，他以為夏代的歷史就是商代歷史的上半段，『夏』只是商祖名字的分化。楊先生以為夏代的歷史是周人觀念所構成，陳先生則以為夏代的歷史是商人傳說的演化，這兩種說法都大胆到了極點，雖然還未成定論，但兩先生的發明是多有足稱的：『民族史的一部由神話史所演成』。至於陳先生的這篇商代地理小

記，考證商代各種夷族的分布，字字都具心得，一切問題經他一揭發，無不昭如啟蒙，這篇大作，我想是人人以先睹為快的！

第三組，研究古代國族疆域的論文，有饒宗頤先生的魏策吳起論三苗之居辨誤，陳子怡先生的散氏盤石鼓文地理考証，鍾鳳年先生的戰國疆域沿革考序例，張維華先生的魏長城考四篇。饒先生的治學方法最是謹嚴，他從種種方面考出魏策論三苗之居的文字有誤，他的大作雖然簡短，但是影響到古代地理的研究卻是很大，因為三苗疆域的問題關涉到夏、周、戎三種民族發展的歷史。在此以前，錢穆先生曾作過一篇古三苗疆域考，是一篇研究古代地理的權威文字，影響於學術界極深。饒先生這篇辨誤，便是針對錢先生的著作而發，錢先生已有答辨，並載本刊，兩先生的說法各有理由，其是與非，可請讀者公評。陳先生用石鼓文和散氏盤銘的地名互勘，有許多新發現，陳先生曾親到陝西西部去考察該銘所記的地點，所以這是一篇經過實地考察的考證論文，要請讀者注意！鍾先生是研究戰國地理的專家，以前曾在本刊發表過許多論文，成績之大，已為讀者所公認。這篇序例乃是戰國地理的綜敘，其前一部已在前幾期本刊發表過，但是全部文字仍嫌太長，本期為篇幅所限，不能登完，確是憾事！張先生專攻長城問題已有多年，對於戰國長城已曾發表過好幾篇研究論文，他最着力的是齊魏兩國長城的考證，齊長城考已在本刊三周年紀念專號發表，這篇魏長城考，格外作得精采，最大的貢獻，是訂正魏長城已經築到漢固陽縣的舊說，和確定卷長城為魏人所築，這點與鍾先生的研究互相發明補正。我個人以為張先生的長城考，確是目前古代地理研究的一部極偉大的著作，遠非近人胡鈔古書隨意臆說的撰述可比。

第四組，研究古代地方制度的論文，有顧頡剛先生的春秋時代的縣和錢穆先生的秦三十六郡考補，史念海先生的秦縣考，這三篇都是極有精采的論文。顧先生考出春秋時代縣郡制的起源，和各國縣制的不同，並把它和當時其他的地方制度相比較；雖所根據的材料除彝器銘文以外，只有左傳、國語、史記、論語、周官、逸周書幾部書，然而已足補訂顧炎武日知錄和姚鼐、趙翼諸人的說法，尤其足以闢祛近人「郡縣制度起於春秋之末」的誤論！錢先生的大文，彙合諸家的說法加以訂正，足為秦郡的定論，文字雖短，貢獻卻大，從此以後，秦郡的問題可以暫告結束了。史先生的大文最為繁博，他從各種古籍裏考出三百多個秦縣，比較近人的隨意派定，雖然縣數較少，然而考訂方法的謹嚴則遠非他人可比。這是本期專號的一篇最著實的文字！

第五組，考証古代地名的論文，有孫海波先生的周金地名小記，劉厚滋先生譯的日本小川琢治所著穆天子傳地名考，和饒宗頤先生的古海陽考，以及拙作春秋王都辨疑，目夷亭辨等篇。孫先生的論文是集合數年來的研究札記而成。這篇文字本來分爲建都，征伐，封建等若干項，現在先把西周的部分『建都』『征伐』兩項輯出，定名爲『周金地名小記』。他的新發現，如成王時已建都成周辨，訂正二千年來的誤說，足爲定論；這篇考辨本是拙作春秋王都辨疑的跋文，是我請他提出放在周金地名小記裏的。此外如他考證周征東夷的地點等也有許多新貢獻，足資研究。穆天子傳地名考已譯載於江使庵先生所輯的先秦經籍考，劉先生的譯文，較江譯尤爲審慎，讀此文者當以兩種譯文互勘。饒先生確定古海陽應在江蘇，足以糾正舊說之誤。至於拙作兩篇，目的只在提出一種考證古代地理的方法，便是勸人們不要胡亂承用晚出的史料。

第六組，研究古代地理書的論文，有侯仁之先生的海外四經海內四經與大荒四經海內經之比較和顧頡剛先生的讀周官職方，鍾鳳年先生的水經注析歸引言，孟森先生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中之熊耳山問題四篇。侯先生比較類同記載，確有獨得的見解；雖然他說海內經，大荒經的全部著作時代在漢代，我們還不敢承認，然而以上兩經有後人竄增的部分，則確是事實。顧先生的論文是由他的尚書講義中的案語修改成的，顧先生對於兩漢州制有特殊的研究，所以他的這篇讀書札記，也有許多未經人道的發現。如幽并二州的加入九州是燕趙兩國開疆闢土的結果，這似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一個結論。鍾先生主張重新分析水經注列表，舉聖水等爲例，條理分明，足爲研究鄧書者開一新路。孟先生對於水經注趙戴公案最有精見，常事揭發，此篇論斷精嚴，足爲定論。

此外特殊的論文，還有丁儉民先生的臨淄小記，是一篇志書式而兼考證的文字，如要知道古齊都的詳情，這篇文字是不能不一細讀的。

上面把本期的各篇論文性質介紹完畢，此外我們還有幾句話要向讀者報告：最近十幾年來，考古學歷史學都有相當的發展，有許多學者從這裏而作出驚人的成績，無論古代史，近代史都出了許多專家。不過事情往往正相反對，同時也有許多人出來，他們毫無研究的根據，也沒有正確的理由而往往隨意武斷一件歷史上的大事。我們希望從此以後，大家肯轉換一條路子，先從搜集考訂材料的工作上奠定了史學的基礎，然後再向高處走去。這冊古代地理專號的出現，大部分論文都偏於整理考訂史料方面，這也可以說是對於最近的學風的糾正，這點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宣書樂識于北平禹貢學會。

三代民族東遷考略

——古代中國民族考第四篇——

馬培棠遺著

馬培棠先生遺像



馬培棠先生英年長逝，著述凋零，本會同人至深悼惜，其欲刊出紀念文字，稍盡哀章之忱，無如所屑辭遠，未易訪尋，而馬先生雖曾在北平受學，其友朋雖少，悵然至今，終未如願。茲值古代地理專號發刊，念馬先生專力於此，不可不留一遺痕，爰檢出馬先生照片一幀，謄作一篇，冠於本刊之首，願後之人毋忘學術界中曾有此極有氣之一人，正當枝葉無萬之際，乃天奪其年而費志以終也！

吾華南北二系種族，皆出鬼戎（別有考），又皆遠祖大禹；然則禹者，其亦鬼方之戎乎？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石紐」一詞，不得其意，幸藝文類聚引作「生於石塢」，「塢」當爲「紐」之正字。古人鈔寫，多有省文，「塢」或作「幼」，在所不免。而「幼」與「紐」，形極相似，聲亦相近，倉卒謄寫，「塢」乃作「紐」，

大禹所生，自當以「石塢」爲正。塢亦作凹，坑坎之意也。然則禹生於石塢者，自石之坑坎中生乎？淮南脩務曰：「禹生於石」，雖不言「塢」，而塢意自寓其中，則大禹石生，此又其一證也。雖然，生禹之石，何處之石乎？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曰：「禹產於崑石」。「崑」或作「崑」，即「崑山」也。淮南詮言注曰：「崑山，崑崙也」。惟孫詒讓輯隨巢佚文作「禹生於碣石」。竊謂「崑」亦簡作「昆」，其所以加石旁者，蓋涉下「石」

字而補。禹與石之傳說，由來已舊，甚謂禹子啟亦生於石。後人稱崑山，爰加「山」於「崑」，而「崑」出；稱崑石，又加「石」於崑，而「崑」作。其理如一，正可通用。則禹生於崑命之石塢，又明矣。禹貢曰：「崑崙析支搜渠，西戎即叙」。故晉書載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戎」別爲「羌」，故史六國表曰：「禹興於西羌」。合戎羌爲西夷，故孟子稱禹「西夷之人也」。雖然，由戎以至匈奴，由羌以至百越，南北二系，莫不祖禹，西夷之人，禹實生之，禹爲西夷之人者，蓋追稱耳。世遠年荒，莫究禹父，爰謂生於崑命之石。

禹長而敷土，隨山浚川，足跡徧天下，由禹貢一篇固可以知之。茲再輯較古之零碎材料，以見各系對禹之留影。當北系遷移於大河之北也，傳謂汾澮之間，實爲禹都，羣隗環之，故左定四年曰：「驅以戎索」。然則大禹會王羣戎於此矣。由此而東，至於河委，詩韓奕曰：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詩地理徵曰：「顧氏曰：『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水經注亦云：『灤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方輿紀要曰：『良鄉故城，在涿州北四十里，房山縣本良鄉縣地。高梁河在昌

平州西」。其地韓國，其人追貉，則此地之人，對禹之追念，當其殷切，故後世匈奴自稱爲「夏后氏之苗裔」，良有以也。又南系遷徙於長江之濱也，傳謂涿水之源，實爲禹鄉。水經注曰：「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然則大禹之故里，其在斯乎？由此而東，至於江委，魯語載孔子之言曰：

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史集解曰：「山陰縣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山」。山陰故城，今浙江紹興境。其地越國，其人閩蠻，則此地之人，追念大禹，蓋未嘗忘。故越王自稱「禹之苗裔」，非無故矣。

書皋陶謨載：

禹，娶于塗山。

孔傳曰：「塗山，國名」，而未詳其所在。按「塗」，徐聲：「徐」，余聲。若從省字之例，則「塗山」可作「余山」。故說文引書，「塗」乃作「余」。「余」當即「余山」之合寫，而又多加一「山」字者。後世稱塗山，不曰「余」而曰「余山」，則更贅一「山」字矣。余山之國蓋在隴西。曲禮下注曰：「予，余，古今

字」。漢地志隴西郡有予道，或即余山之故址；惟後漢以下省之，讀史者不復注意，因而塗山遠至江淮。李兆洛地志韻編曰：「予道，今闕，按當在甘肅蘭州府境」。李氏精於地理，必有所據。清蘭州府舊壤，南抵河州狄道州渭源縣；西漢隴西郡舊壤；北抵大夏狄道首陽。漢大夏即清之河州，今甘肅導河治；漢狄道即清之狄道州，今甘肅狄道治；漢首陽即清之渭源縣，今仍甘肅渭源治；則漢予道在蘭州府境者，當近在三縣之間。夫有狄道，夷狄之所居也；有大夏，大禹之故宅也。可證其地蓋爲大禹在西戎時之遺跡。然則予道在此，余山在此，誰曰不宜。且漢地志首陽有鳥鼠同穴山，雖不敢直指此山即余山；但爾雅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鵲，其鼠爲鵲」，是呼山鼠爲「突」，「突」「余」聲相近；呼山鳥爲「余」，「余」「余」且同字矣。既以「鳥鼠」名其山，而「鳥鼠」皆呼如「余」，則鳥鼠同穴之或名「余山」也明矣。然則漢之予道，禹之余山，謂近渭源，亦不爲過。故塗山故址，廣言之，則在導河狄道渭源三縣之間，狹言之，則在鳥鼠同穴之麓。禹生長於昆侖，成婚於鳥鼠；鳥鼠渭之源也，禹因又漸

隨渭流而俱東。

渭流經南山，詩信南山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南山即終南，漢地志曰：「武功，大豈山，古文以爲終南」。武功故城，今陝西郿縣東，則南山當在中條。山陰偏左，有川曰豐，詩文王有聲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豐」或作「鄂」，漢地志曰：「鄂，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故址，今陝西長安西；是豐水流貫渭水之南。則大禹東來，取道渭水南山之間。渭水盡於大河，南山出爲外方，外方大河，頗稱形勢，於是陽城傳爲禹都。漢書臣瓚注引世本曰：

禹都陽城。

金鶚禹都考曰：「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登封縣是也」。嵩山，即外方，一名大室。左昭四年曰：「陽城大室，九州之險也」。大禹子孫居於陽城者，當甚久。

傳有太康者，東遷斟尋。史正義引汲冢古文曰：

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

斟尋之辨，由來已久。臣瓚曰：「斟尋在河南」。按「

開封大康縣理城，夏后太康所築，即路史夏后紀下所謂「愛大城築」者矣。漢爲陽夏，開皇七年改曰太康，今仍河南太康治，與臣瓚之言正合。則史傳大康失國，蓋去陽城而遷斟尋也。夏桀而後，國運乃絕，避敵之侵，因又遠徙。周語曰：「有夏雖衰，杞鄩猶在」。杞後遷今山東樂昌東南，是夏餘東保乎海濱；鄩在今山東嶧縣東，是夏餘東保乎泗沂。要之，夏人者，自昆侖而塗山，而陽城，而斟尋，而杞鄩；順渭河之南，達濟淮之間。

夏人東遷之時，有商人者繼之而起。詩長發曰：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

帶立于生商。

禹敷下土，民得再生。有城之國，方日見強大。淮南墜形曰：「有城在不周之北」。又曰：「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又曰：「不周在海隅」。海者，西海，則不周在西海之北隅矣。故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西方之海，厥爲弱水，則有城之國，正在弱水之涯涘。蓋城，戎也，弱水之濱，固戎居也。皇天祚之，生契玄王。契出於有戎，長於不周，遷居於亳。王

國維說契至於成湯八遷曰：「契本帝嚳子，實本居亳」。惟此亳者，宜解作史封禪書之「杜亳」，集解引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杜縣故城，今陝西長安南，則亳在渭濱也。水經注又引世本曰：「契居蕃」。關駟曰：「蕃在鄭西」。鄭故城，今陝西華縣北，則蕃更與渭近。史殷紀又稱「契，封於商」。鄭箋曰：「商國在太華之陽」。太華，亦渭旁山也。契乘至此勢力大盛，故國號獨襲其名。要之，亳也，蕃也，商也，西望不周，已沿渭而東徙。

後至昭明，乃遷砥石，荀子成相曰：

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

楊倞曰：「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或者之言，亦近情理。砥柱在今河南陝縣境，則昭明遷砥石由渭及河。時夏方盛，不可逼處，旋返故居，復遷於商。居此十餘世，至成湯，根基益固，國勢益張，乃克夏人，而都於亳。史殷紀曰：

湯始都亳。

亳本契之舊邑，而言「始」都，則非杜亳可知。漢地志曰：「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則湯亳常在偃師之地。

史正義曰：「按毫，偃師也」，又引括地志曰：「毫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里」。但其所以取名曰毫者，蓋契爲商之始祖，湯爲商之始受命君，欲追祖蔭而夸功德，爰取舊名，故曰「從先王居」也。偃師在河南碭石之東，西望商丘，又沿河而東侵。

後至仲丁，東遷於敖。史正義引括地志曰：「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則敖地適在河南古河北折之曲。及河亶甲復遷於相。史正義引括地志曰：「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內黃遠在滎澤之東北，則遷相蓋沿古河之東畔。及祖乙又遷於邢，按邢即邢丘。史正義引括地志曰：「平皐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武德故城，今河南武陟東南，則邢丘又遠去相地之西南，蓋渡河焉。比至盤庚，乃遷殷虛。史正義引括地志曰：「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虛，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安陽故城，今河南安陽西南，則殷虛又遠去邢丘之東北，而仍在古河之右，故史殷紀曰：

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

正義又引古本竹書紀年曰：「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商人居殷最久，故亦稱殷。詩書之文，皆「殷」「商」互言，或兼稱「殷商」，其故以此。紂亡而後，餘民保商丘，是謂宋，今河南東部也。按商人自弱水而渭而河，曰商曰殷曰宋，其運浸絕矣。

繼商而起者曰周，周興於后稷。詩閟宮曰：

赫赫姜嫄，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縉禹之緒。

禹敷下土，萬邦漸作。有姜嫄者，生后稷，繼禹而爲天下王。是后稷者，追宗大禹，而實生於姜氏，姜者，羌也，本戎之別支，居於氐岷，則后稷亦西方之人矣。山海經海內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葬地或距生地匪遙，詩生民謂后稷「即有邰家室」，毛傳曰：「邰，姜嫄之國也」，當在羌地。按「邰」，台聲，若從省字之例，「邰」宜作「台」，白虎通引詩「邰」正作「台」。楚辭天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鬻山女，而通之於台桑」。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是「台桑之地」，當即「鬻山氏」之所居；

龜山爲氏，以地而起，則龜山台桑當係一名之異文。蓋「台」與「龜」，「桑」與「山」音讀皆相近。且龜山可省稱「余」，通作「予」，若予道；台桑可簡稱「台」，亦作「郃」，若有郃。書湯誓曰：「台小子」，墨子兼愛下作「予小子」，故爾雅釋詁曰：「台，予也」。然則后稷家於有郃，即禹之塗山，漢之予道，今之渭源境也。後人不得乎塗山，因而有郃亦失其地。有郃右望黑水，左瞰渭流，以商人雄據東方，故子孫乃北徙。

周語曰：「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史正義引括地志曰：

「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弘化故城，今甘肅慶陽北，涇水之上流也。

至公劉自戎狄遷於豳，漢地志曰：「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枸邑故城，今陝西枸邑東北，是周人沿涇稍稍南徙。時也，商人已漸東去，周人因伏南下之機。詩公劉曰：「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故至太王，乃遷岐山。漢地志曰：「美陽，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美陽故城，今陝西武功西南，則遷岐已南達渭水之濱。其地有周原，爲天

下膏腴，國號由此而起，王瑞自茲而興。詩閟宮曰：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比至文王，周室益盛，作邑於豐。史集解引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鄠故城，今陝西鄠縣北，豐水之畔也。文王子武王，更營鎬邑，史集解引徐廣曰：「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上林故址，今長安西，豐之東也。豐鎬皆濱渭南，較之岐山，是又東徙。武王繼文王之業，成大王之志，卒克商於牧野，知豐鎬遠在西土，不足以樞紐天下，乃命周公東營維維邑。漢地志曰：「昔周公營維維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京師在河南，雖未立即都之，而東遷之勢已伏於此。比及平王，避犬戎難，乃徙維維邑，是爲東周；追稱豐鎬曰西周。

當周人之初滅殷也，威及東海，封魯侯於東方，以鎮遠土。詩閟宮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蓋周人沿河而下，順濟而東，邑曲阜，而治海邦，與西方之豐鎬，中央之維維邑，一棧相承，頗資形勢。故西周亡而東周繼，東周微而魯邦興，春秋之義，「託王於魯」，非過論也。封魯而外，更封

燕吳，分據南北。史燕召公世家謂北燕「與周同姓，姓姬氏」。封於河委之北，以保北陲。史索隱曰：「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薊故城，今河北大興西南，則燕韓迫處，臨勃解，望梁山，以監追貊，蓋周人沿河北出之支也。吳亦姬姓，封於江委之南，以保南鄙。史正義曰：「吳，在常州無錫東南六十里」。無錫故城，今仍江蘇無錫治。則吳越比鄰，臨東海，望會稽，以監閩蠻，蓋周人隨東方平原南出之支也。

按周人自西方來，由渭而河而濟而江，北達河北，南踰江南，三系接觸，而開混合之漸。雖然，中系與他二系之混合，要以北系爲最早且著。試觀周室之分封也，除北燕深入追貊外，尚有強晉，居於故唐城。史正義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則晉在河東，與戎雜處。其餘姬姓小國，尙多有之，與燕晉相呼應，以增周勢。羣狄不能逞，益稍稍北徙。若吳則孤處東南，獨入蠻疆，無所援濟，卒爲越滅。考其所以易與北系通者，良由中北二系，同居於北方大自然區，黃河之斯，固不能久限人也。南系北來，當始於春秋之世；戰國而還，三系交通，乃臻極盛。所謂「極發

達之地理知識」者，在於是矣。故禹貢之文以出，秦政之業以定。

秦政之先世，又隨周人而漸起。秦公敦載：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肅宅禹貢。

禹敷下土，庶物咸亨。故後起之秦，亦自稱禹統，託命皇天，以昭其實。左襄二十九年載季札觀秦樂而歎曰：「此之謂夏聲」。古之歌頌，多操土音，然則「秦聲」即「夏聲」，「秦人」即「夏人」矣。故秦公曰：「肅宅禹貢」；季札又曰：「其周之舊乎」。按周之舊壤，遠在西戎，則秦之所從出，可以斷定。考秦之古王，有中湫者，實長西戎之地。史秦紀曰：「中湫在西戎，保西陲」。王國維秦都考曰：「西陲一地，水經漾水注以漢隴西郡之西縣當之，其地距秦亭不遠。使西陲而係地名，則鄠說無以易矣」。西故城，今甘肅天水西南，渭之上游也。又傳至非子，遷居于秦，國勢始大，後世因以秦爲國號。史正義引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本名秦」。是清水亦在甘肅渭水之濱，惟回首西陲，已稍東徙。

周遷維維，秦得岐以西地，故至文公，東至汧渭之

會，其地當即祠陳寶處，今寶雞之境乎？文公之孫，是爲事公，又徙居平陽。史正義引括地志曰：「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是平陽亦在陝西。殆至德公，又居雍城。史正義引括地志曰：「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也」，雍故城，今陝西鳳翔南。三都聚處，近在渭濱，西望秦谷，又沿渭而東下。

穆公而後，國勢益盛，至靈公更遷涇陽。秦都邑考曰：「涇陽者，當在涇水之委」，則今陝西涇陽縣也。獻公又城櫟陽，秦都邑考曰：「櫟陽，在今高陵縣境」。則高陵亦西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獻公子孝公，作爲咸陽。史正義引括地志曰：「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即秦公徙都之者」。是今陝西長安之北，有故咸陽城也。三都迫處，亦近渭濱，西望雍城，更沿渭而東侵。

秦都遷徙，止於咸陽，秦威流布，遍於天下。漢地志曰：「昭王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賈誼過秦，則獨以始皇該之。蓋始皇時，據西辟，令東土，蹂躪河北，踐踏江南。政聲所及，莫不風

行而草偃；兵威所至，亦且水到而渠成：故六王伏辜，三系向化。始皇紀載丞相綰等頌曰：「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非虛語也。而始皇猶慮基之未固，功之未稱也，乃「親巡天下，周覽遠方」，耀我大一統之微光，開我大歷史之新頁，禹貢作者之苦心，乃得實驗而功成。二十七年，初巡隴西北地，繼後防也。繼於二十八年，東行上嶧山，登岱岳，游海上，之衡山，由武關歸：此中南二系舊壤之環繞也。又於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登之罘，放琅邪，道上黨人：此中北二系舊壤之周回也。三十二年，復之碭石，巡北邊，從上郡入，已至北系之最北。三十七年，又過雲夢，至錢唐，上會稽，已達南系之極東。二世元年，亦東巡碭石，歷泰山，至會稽。東方平原，便通南北，三系混合，難復見其原態。至若始皇之築長城，戍五嶺，胡越之不服者遠徙邊徼，又啟第二幕活動之始，不與本篇之內矣。

馬先生中國古代民族考一稿，經稍加整理，加以前年在本刊發表諸文，編成一集，刊入禹貢學會叢書，特此預告。

——編者記。

古代民族移徙考

蒙文通

一 古西北民族

匈奴列傳言冒頓「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焉昆，薪犂」。「渾庾」，漢書作「渾窳」，史記又作「薰育」，作「葷粥」。是匈奴既盛，而渾庾爲之屬，安在薰育即爲匈奴？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爲狄人所慕，薰育戎妬而伐之」，則薰育與狄又顯然爲二也。孟子言「太王事薰育，文王事昆夷」，並舉別言，固不爲一國。自應劭晉灼章昭顏籀之徒爲葷粥獵狄匈奴爲一之說，揚其波者於鬼方獵狄吠戎無往而非一，則大悖也。山經王會於諸戎皆並舉言之，種落各別，豈謂一族哉？

前余別於犬戎東侵考證匈奴之屬於義渠，義渠滅而匈奴興，明匈奴之起於西北。考諸海內經言「匈奴，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在西北」，與屬於義渠之事最合。乃吳承志地理今釋謂「此『匈奴』當從一本作『獵狄』」，此乃左氏春秋傳所謂「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非史記匈奴傳居於北蠻之匈奴也。則以習見秦漢時匈奴居於

北荒之故，疑匈奴始起不在西北，而以不妥爲妄，斯真大妄耳。

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嚴安言，「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此亦匈奴本爲西胡之證也。

太王居獯而事薰育，此亦見薰育之在西北。而五帝本紀言「黃帝北逐薰育，合符釜山」者自不足信。宋衷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光也」，此鬼方之在西北。而干寶注易云，「鬼方，北方國」，又不足信也。詩云，「赫赫南仲，獵狄于夷」，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獵狄亦在西北，而以葷粥鬼方獵狄匈奴並起北方者，此亦因習見秦漢間事而誤，其說始自史遷，此又言古戎狄者一大悖矣！

尚書言「分北三苗」，又言「竄三苗於三危」，又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皆謂舜禹間事也。鄭玄言「苗民九黎之後，分流其子孫爲三國」，此正所謂「分北三苗」。水經注言「三危在敦煌縣南」。禹貢於雍州云，